



总会听到二羊倌赶羊的声音在耳朵里响起

——获赵树理文学奖之后的创作谈

侯建臣

每天早晨醒来，总有那么一小会儿，会对着房顶发呆。

那呆，很像是一块在阳光下待久了的石头，在上面坐一会儿，屁股就热热的，似会绽出笑来。

而现实的声音，也会在某一个时刻灌进耳朵，丁零当啷，像谁扔进来的铮亮钢镚儿。

经常会梦到在地上捡钢镚儿，一枚一枚，一枚一枚，怎么竟然捡不完？真是一直捡一直有，那可爱的铮亮无限地延长，把梦也拖得好长好长了，竟就不再想从梦里出来。

但出来也是必须的，别的不说，二羊倌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进了耳朵了。

二羊倌的声音在很远的一个村庄，也在那个村庄若干年前的夏天或者冬天、早晨或者黄昏。

二羊倌的声音何至于就从远处、从过去来到了耳朵里，真是怪事！

其实怪啥呢？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拥有自己的羊群，一群或者两群，十群或者八群。每个人心的容量总是不同，存放羊群的数量也总是不同。

就像二羊倌，一直不知道他叫啥名字，也一直不知道人们为啥叫他二羊倌而不是大羊倌或者三羊倌，但他有自己的羊群，一只两只三只……早晨太阳从东南往正南走的时候，他就赶了羊从村庄往西或者往东、往南或者往北，走进日子。二羊倌每天走进日子，时间长了，不像是他在走进日子，而是日子也是一群羊，跟在他的后边，一直走，一直

走，走进村子周围的河沟、树林或者绿草丛中。

二羊倌赶羊的声音很好听，还有调调，那是二羊倌的调调。

二羊倌的调调很多，有小曲儿、二人台、北路梆子，还有口哨、咳咳腔。

二羊倌的鞭子甩出去，就能把他的这些调调串起来，就像地上长长的路把他的羊群串起来一样。

其实二羊倌早就不在了，可是我一定能听到二羊倌的声音在每天早晨灌进耳朵。

后来我成了二羊倌，我喜欢领着那一群发过的呆或者正在发的呆，寻找一片青草，或者寻找一片飘满了枯枝残叶、水虱子、翻翩子等脏东西的水池。

我喜欢把那群呆们扔进青草丛里或者飘满了脏东西的水池。然后躺在阳光下，继续发呆。发呆是我孕育羊群的方式，就像几百年、几千年中国传统农村的村民为了传宗接代、家族兴旺而不停地劳作一样。

有那些骂狼的声音、骂屠刀、骂被披过的羊皮的声音飘来飘去，也有用锉刀或者大锯割掉世间的声音撞来撞去，我只听着我的呆们啃食青草的声音、在飘满了脏东西的水池里玩水的声音，慢慢地让又一些呆从我的呆里走出来。

在梦里我还能看到二羊倌的两个帽耳朵一扇一扇，像是跳舞；又像是跟村里所有的过去、所有的人挥手告别。

其实于我而言，那些呆们，似乎就是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就是跟在我身后的羊群，我领着它们努力找到水草丰茂得晴朗时节，天空的蓝意外强大地吞食了平日里那灰蒙蒙的霾。一缕阳光从云彩里钻出来，另一缕阳光从楼顶上跳出来，而大多数的阳光披着七彩的绸衣，在树枝上跳舞，在玻璃里做鬼脸，在鸽子的脊背上弹吉他，在风的翅膀上荡秋千。还有一些似是娇惯久了的，只就用长长的胳膊吊在太阳的脖子上，也不唱也不跳，懒洋洋地做完了一个梦，再做另一个梦，直到要把做的梦都做完

了，再返回来把所有的梦重新做一遍。

是的，我的羊群看着那些阳光，特别是当它们看到一个个梦从那懒洋洋的阳光孩子的脑子放电影一样流过的时候，都笑了起来，忍也忍不住，憋也憋不住。

我的羊群开心地笑着，一直笑一直笑，一不小心，它们都走进了一片开阔的青草地，那片草地就是一本书的名字：《点点白的俏鞋子》。

是的，那是一本关于鞋子的书，是关于一个名字叫“点点白”的太阳女儿的鞋子的书。当然，还有稀哩吧啦星、绿皮车、皮皮风，还有光光亮和宇宙世界超级美声小姐灰头鸭。而那个讨厌的黑暗之魅，则被孤独彻底控制了，他做着自己的梦：“我要把这宇宙中的所有，都变成我的奴隶。我要让他们都困在我的阴影里，我要让他们听我的指挥，我要让他们成为灵魂的空壳，不仅行动听我的话，思想也要听我的话。”

孤独可能会毁掉一切，而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以助推成长，更能战胜那不可一世的邪恶。

……

而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羊群们一起做出来的一个游戏。

在突然的某一个早晨，当我知道了

一个有关文学奖的消息，我的羊群，我的那些羊们正在低着头认真地吃草，我也在让我的一个又一个的呆们从我的

梦境中列队而过。

而二羊倌赶羊的声音又在我的耳朵里响起。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



窗外

张成林 摄

三月，春风浩荡
从南吹到北，从长江吹到黄河
吹得江南草长莺飞，柳绿桃红
吹得北方冰雪消融，松柏苍翠

雷锋，你就是这三月的春风
吹遍神州，人间温暖

你看
行人匆匆，胳膊碰撞相视一笑

雷锋，你是三月的春风

李文芳

快递小哥
捡起路边快餐盒扔进垃圾桶
执勤民警
扶着步履蹒跚的奶奶走过十字路口
逛街的情侣

为几个外地游客热情指路
佩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
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走出校门
这春风吹过的风景令人动容

这春风吹过的地方柔软和畅

春风浩荡的三月
因为你的光芒，山河再添妩媚
因为你的精神，青春更有色彩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三月的风
吹着我们，吹着他们
吹暖神州大地

寄给远方的一封信

——缅怀赵慎之老师

赵老师：
首先，向您鞠躬致敬！
2023年1月6日，是我今生难忘并且痛彻心扉的日子。这一天，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接到您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告知您辞世的噩耗，霎时，我难以置信、心痛不已！不是和您约好了吗，春节的时候，还有25日您生日那一天，我还要去看望您，聊聊那些难忘的往事，聊聊师生六十年间的情谊。谁知，这一切再来不及实现，就成为永别……无情的现实太让人难以接受，太让人遗憾了。

当我匆忙地赶往您家，只看到您静静地安详地躺在那里，永远地睡着了。再也听不到您的谆谆教诲，再也不能与您无拘无束地畅谈，我悲恸地、默默地看着您，不说些什么，不知表达些什么，只是从心底憎恨可恶的病魔夺走了您的生命！望着您宛如熟睡的面容，勾起了我无尽的哀思，无限的眷恋，无际的回忆……

毫泼墨，奋笔疾书，尽情陶冶自己的志趣、情操。

您生前曾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都不重要，也不必在意。我注重的是，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书法，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因为它是祖国的瑰宝。”此话多么掷地有声、耐人寻味。

您的二百多幅作品最后由香港天马出版社编印成厚厚的一本《赵慎之书法作品选集》，这是您毕生心血的结晶，勤奋耕耘的成果，这不仅是您的荣誉和骄傲，也是我们学生的光荣与骄傲！

我不会忘记，那个冬日的清晨，您冒着寒风，将您的书法作品集并您祖父的《赵禄·松泉书画选集》送到我的门前。这两本沉甸甸的作品集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柜里。当时，我感激得无以回报，写下一首小诗，“执鞭任教四十年，德厚才高美誉传。敬业爱生如细雨，淡名泊利似清泉。墨织锦绣抒长卷，笔走龙蛇写巨篇。珍品流芳传后代，终身受

踏雪寻美

马桂桃

雪，在诗人的眼中是有韵味的，在哲学家的眼中是有灵魂的，在画家的眼中是有生命的，在音乐家的眼中是有韵律的。

“不知天上谁横笛，吹落琼花满世间”，雪以轻歌曼舞的姿态，妖娆出一幅素雅水墨。飞鸟踏雪而来，凌乱的爪印和着花草的清影写意出旷世的美；小猫踏雪而来，画下一地零落的梅花；马儿踏雪而来，留下一路深深浅浅的月牙。

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农人们盘算着要多种玉米还是多种高粱，爱美的女人们则想奔赴这美，感受这美，用美美的心情生动普通的日常。

是的，那是一本关于鞋子的书，是关于一个名字叫“点点白”的太阳女儿的鞋子的书。当然，还有稀哩吧啦星、绿皮车、皮皮风，还有光光亮和宇宙世界超级美声小姐灰头鸭。而那个讨厌的黑暗之魅，则被孤独彻底控制了，他做着自己的梦：“我要把这宇宙中的所有，都变成我的奴隶。我要让他们都困在我的阴影里，我要让他们听我的指挥，我要让他们成为灵魂的空壳，不仅行动听我的话，思想也要听我的话。”

孤独可能会毁掉一切，而团结的力量不仅可以助推成长，更能战胜那不可一世的邪恶。

……

而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羊群们一起做出来的一个游戏。

在突然的某一个早晨，当我知道了

一个有关文学奖的消息，我的羊群，我的那些羊们正在低着头认真地吃草，我也在让我的一个又一个的呆们从我的

梦境中列队而过。

而二羊倌赶羊的声音又在我的耳朵里响起。那么遥远，又那么切近！

宛若一条丝绸蜿蜒在雪野，明亮的韵脚，平仄起伏。取道来到溪边，清澈瞬间占据了视野，那溪水巧裁雪野远远而来，绕过村庄，穿过小桥，又远去而去，流淌的音韵充盈着身上每个细胞，深入内心，一下子将我内心温柔的情感牵引而出，我仿佛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满坡芦苇的西沟，回到沟里的泉边，回到和小伙伴踏雪寻花的时候，思绪顺着阳光攀爬……

麻雀从树上飞起，在雪地上落下，叽喳喳，有的栖落在电线杆上，如五线谱上灵动的音符。喜鹊站在高高的枝头，忽然一个俯冲安然着陆，然后昂首挺胸地踱着方步在溪边觅食，阳光洒落，波光粼粼，溪边芦苇苍黄，清影摇曳，空气新鲜，远山、浮云……这些丰富的意象赋予了村庄安静空幽的意韵，如诗如画。我们举起手机，自拍或互拍，定格一幅幅充满美丽的画面，感受着早春微微的凉风，就如轻啜一杯小酒，浅浅地醉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晚霞落进溪水，一溪瑰丽。一群暮归的羊闯进我们的镜头，它们悠闲自在地在溪边徜徉，喝水，晚风的尾音送来飞鸟的吟唱，远山和着炊烟。一片雪，一群羊，一溪霞，一个小村，一缕炊烟……让人心无旁骛地就走进唐诗宋词里。

夕阳像个调皮的孩子，刚刚还露着彤红的笑脸，一跳一跳地便藏到山后，天色暗下来，我们要回去了，挥一挥手，撷一片乡村美，用文字记录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让美叠加、叠加！

眼前的水光闪烁，目的地到了。小溪稳稳地行进在路上，路两边依旧雪白辽阔，庄稼的根茬若隐若现雪中，纵横成行，意趣横生，让人觉得根茬下那青青的希望正在生长。远山显得更加峻峭，发电风车悠然转动。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姿态万千，树色、雪色两色相衬，极简却又极美，裸露在枝丫间的雀巢更牵动人的目光。阳光柔柔的，天空湛蓝，浮云悠悠，在车里音乐的意境中，心与大自然交织在一起，有种天辽地阔、沧海一粟的感觉。

眼前水光闪烁，目的地到了。小溪

风云起处览琼栏，宇域澄明视界宽。

俯瞰冰河银练舞，遥巡雪岭玉龙盘。

深山林海鸟飞绝，名寺僧房客挂单。

槛外昆仑高士卧，释书温酒笑天寒。

春雪

溪山清远

词二首

刘喜春

度。不敢问：昔日杨柳，今安在否？

渔家傲·镇边堡秋思

征雁不过镇边堡，山色连天飞云渡。
老树昏鸦锁朱户。思无绪，短笛一声斜阳暮。

古来豪杰征战处，留得恨意无重数。
临风拭泪有几许？须归去，醉后西窗且听雨。

你好，迎春花

吕会香

朴素而不失优雅

在你淡淡的清芬里
我闻到了梦的气息
那是从残雪中生出的翅膀
引领着我们
向春天快乐出发

你好，迎春花
所有的沉寂都将消失
是你
破译了春天的密码

在依然有些料峭的春风里
我偶遇了你

你金子般灿烂的笑容

一定是这个初春最美丽的表达

那么久的严寒

那么久的风霜

都没有抑制住你生长的步伐

当春天的讯息

在阳光的暖意里散播

你便悄悄地绽放

小小的花朵多如繁星

流年春光美

马亚伟

第一次听到张德兰演唱的那首《春光美》时，我大概十几岁吧。我清晰地记得那种心动的感觉，当悠扬轻快的前奏响起来时，心上像是被柔软的丝绸轻轻拂过，之后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激动，忍不住轻轻跟着唱和，心也跟着轻舞飞扬。

那种感觉，应该是邂逅“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时的欣悦。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歌声呢？仿佛是把春天的精华都集中在短短一首歌里了。多让人钟情的歌啊，旋律轻松，歌词优美，歌唱者的声音像是在春风中滤过一样，温柔婉转，清雅悦耳。

一首《春光美》，让人想奔向春色中，尽情地醉一场，不眠不休，不醉不归，只愿在春光里化作一缕风，融入这无边的美丽之中。我的耳边，《春光美》不停地回响着，绕梁何止三日？桃红柳绿的春天，我一个人奔跑在乡村田埂上。我吹响了柳笛，穿行在桃花深处，或者坐在草地上安静地编草戒指。我还想像旁边的小羊羔一样，躺在春天的土地上。慷慨的春天，赐予我最单纯的幸福感。我哼着《春光美》，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明丽，充满了希望。

春去春回，花谢花开，转眼20多个春秋已经逝去。我不再是懵懂的孩子了，但每次听到那首《春光美》，心中依旧悸动。有一次，在回乡的汽车上，我突然听到了那首歌。熟悉的前奏响起

本报投稿邮箱 Email:dtyungang@126.com

责编 熊克芳 左翌 版式 李园